

宋代研究丛书

北宋西京河南府 研究

张祥云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BEISONG XIJING HENANFU YANJIU

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

张祥云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张祥云著.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649-0656-6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洛阳市—地方史—北宋
IV. ①K29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5137 号

责任编辑 田肖红

责任校对 周 湛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8.5

字 数 481 千字 插 页 2

定 价 3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程民生

站在开封观洛阳，与在其他任何地方观洛阳的感觉都不一样。毫无疑问，洛阳九朝古都的名头比开封七朝古都大，现在的洛阳也比开封繁荣。但是，放在宋代，情况却大不一样。这是因为，宋代开封是东京、首都，洛阳是西京、陪都。首都看陪都，不是引领西望那么简单，也不是从中央看地方那么多多少少有点居高临下，更非从乡村看都市那么仰望，而是有点从热闹看清闲的意思，从政治看文化的意思，从新兴权贵看没落贵族的意思，从前院看后院的意思。总之，视角、感觉很奇妙。如果说开封是宋代领袖的话，那么洛阳是宋代的宗师；开封像太阳，洛阳像月亮，开封红尘滚滚，洛阳花气蒙蒙。

作为首都，洛阳曾九生九死，作为陪都也有多次。窃以为唯有作为宋朝的西京，却是其文化地位最高、历史影响最深远的时期，也是其他陪都所不可企及的。就其文化贡献而言，作为“洛学”发祥地、理学圣地，其影响甚至超过以前曾任首都之时。1994年，我发过《宋代洛阳的特点及魅力》一文，并呼吁加强陪都史的研究。薪火相传，而今祥云博士后来居上，殚精竭虑，写出了这部40余万字的专著。这项研究涵盖了宋代西京洛阳的沿革、城阙宫殿建筑、职官制度、行政制度、交通、经济、社会治安、文化风俗等等，在传世史料的许可下，囊括并超过了前此所有相关研究，成为宋代洛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宋代洛阳研究登上了一个新高度，宋代城市研究开辟了新领域，使宋代城市研究从开封、杭州两大都城之

外，耸立起第三个坐标，与宋代洛阳的地位正相符合。另外，从洛阳地方史角度而言，自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成果。实在是可喜可贺！

祥云同志在开封读的是在职博士，懂行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读书研究是业余行为，三年当不得一年用。好在他不畏艰难，勤勉用功，不慕浮云，潜心钻研。答辩以后，又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反复修改完善，精益求精，体现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一个地方和研究一个人物一样，一般而言，在选题上难以体现作者独特、高明的眼光，而且研究一个地方必须全面（博士论文可以选择重点，一部专著则尽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历史研究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受资料的限制，只能有什么说什么，不能想什么说什么。我知道，尽管洛阳地位尊崇，但资料并不是很多，与开封、杭州的资料数量差距很大，例如经济史料就相当匮乏。这不仅需要广泛的阅读、搜集的功夫，还需要探索、识别的眼光。本书的经济部分包括了农业、牧业、林业、商业、手工业，4万字的篇幅就出乎了我的意料。从这个角度而言，祥云博士会搞研究了，会写论著了，可以出师了，这本书也无愧于博士学位。任何一部书，都应是该课题学界前此研究的总结，达到一个新高度；同时，也是一个新开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开拓、钻研、提升。衷心希望祥云博士以此书为学术研究的起点，一步一个脚印，再创佳绩。

老一代学者国学底子厚重，但历经运动，治学时间有限，可谓后天失调；我这一代学者正是发蒙读书时进入“文化大革命”，则是先天不足；年轻一代社会环境优良，不存在这些致命的干扰，理应作出更大的成绩，超过我这一代。这也是对本书作者的期望。

我多么希望这个期望能成为现实！

2011年5月1日于河南大学

目 录

序	程民生 (1)
绪 论	(1)
第一章 北宋西京陪都地位的确立	(15)
第一节 北宋以前的洛阳	(15)
一、温润适宜的气候	(15)
二、优越的地理环境	(16)
三、悠久的陪都历史	(17)
四、深邃的文化魅力	(19)
第二节 北宋西京陪都地位的确立及变迁	(20)
一、陪都地位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20)
二、陪都地位的确立及发展演变	(21)
第三节 西京称号考	(28)
一、基本概念	(28)
二、别称雅号	(29)
本章小结	(35)
第二章 北宋西京城阙与宫殿	(37)
第一节 西京城阙	(37)
一、唐末五代时期的恢复性建设	(37)

二、北宋时期西京城阙修葺营建	(40)
第二节 西京大内宫城殿阁	(54)
一、宫城殿阁的布局	(55)
二、宫殿的维护管理	(63)
三、对文献所载宫殿布局的再认识	(64)
第三节 西京城内诸坊建设及布局	(66)
一、诸坊建设发展及布局	(67)
二、诸坊遗迹及景观一览	(73)
三、考古发掘所见城坊情况	(106)
本章小结	(108)
第三章 北宋西京留守司的职官制度	(110)
第一节 西京留守司	(110)
一、西京留守司源流	(110)
二、留守司组织机构	(111)
三、留守司主要职能	(123)
第二节 西京分司诸机构	(128)
一、留司御史台	(129)
二、西京国子监	(140)
三、嵩山崇福宫	(149)
四、留守司礼院	(157)
第三节 西京分司官制度	(158)
一、西京分司制度的承袭与发展	(160)
二、西京分司官的任用、叙复及居住	(163)
三、西京分司官的职责、权利及待遇	(170)
四、西京分司官制度的社会政治功能	(177)
本章小结	(181)

第四章 北宋西京的行政制度	(184)
第一节 河南府的政区沿革	(184)
一、河南府的政区隶属	(184)
二、河南府域境及变革	(188)
三、河南府所辖县概况	(196)
第二节 河南府的组织架构	(197)
一、河南府长官:府尹、知府	(198)
二、河南府次官:少尹、通判	(223)
三、河南府幕职官	(232)
四、河南府诸曹官	(237)
五、河南府畿县官	(243)
第三节 河南府对宋皇陵、神御殿的建设管理	(278)
一、北宋皇陵的地理及建筑布局	(278)
二、河南府对皇陵的营建及管理	(280)
三、河南府对神御殿的建设管理	(296)
本章小结	(302)
第五章 北宋西京的水陆交通	(305)
第一节 陆路交通	(305)
一、陆路交通的改善和发展	(305)
二、交通枢纽及主要交通线	(309)
三、西京地区主要交通工具	(318)
第二节 水运交通	(320)
一、洛河漕运的恢复发展	(321)
二、其他河流的水运交通	(323)
本章小结	(325)

第六章 北宋西京的经济	(327)
第一节 农牧业	(327)
一、悠久的农业历史	(327)
二、宋初农业的恢复	(328)
三、稻麦的广泛种植	(329)
四、其他农作物的种植	(330)
五、畜牧业发展状况	(331)
第二节 林木业	(333)
一、普通林木	(333)
二、果木	(336)
三、花木	(338)
四、竹子	(342)
五、桑树	(344)
第三节 商业	(344)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	(344)
二、商税状况	(347)
第四节 手工业	(348)
一、官方行业机构	(349)
二、发达的官、私手工业	(349)
第五节 河南府财政空虚问题探讨	(362)
一、农业生产整体薄弱	(363)
二、民众赋役负担过重	(375)
三、社会生产力的不足	(379)
四、财源的分流与流失	(383)
本章小结	(385)

第七章 北宋西京的社会治安·····	(388)
第一节 西京的社会治安制度·····	(388)
一、行政管理与社会治安·····	(389)
二、地方驻军与社会治安·····	(396)
三、监司机构与社会治安·····	(408)
第二节 西京各地治安状况·····	(410)
一、府治治安状况·····	(410)
二、畿县治安状况·····	(413)
三、影响治安诸因素·····	(416)
本章小结·····	(427)
第八章 北宋西京的文化风俗·····	(429)
第一节 西京的教育·····	(429)
一、官学的发展·····	(430)
二、私学的勃兴·····	(433)
三、人才的荟萃·····	(436)
四、藏书与著述·····	(450)
第二节 西京的社会风尚·····	(456)
一、敦名重教·····	(456)
二、尊师重学·····	(464)
三、贵齿尚贤·····	(465)
四、闲适逸乐·····	(467)
第三节 西京的社会习俗·····	(472)
一、民风差异·····	(472)
二、饮食习俗·····	(473)
三、衣着习俗·····	(479)
四、居住习俗·····	(482)

五、婚丧习俗	(487)
六、文体娱乐	(493)
七、医疗保健	(498)
八、占卜习俗	(501)
第四节 西京的宗教状况	(503)
一、佛道二教的恢复发展	(503)
二、宗教事务的规范管理	(507)
三、宗教名人及重大影响	(535)
四、宗教世俗化及三教融合	(540)
五、宗教场所的社会功能	(542)
本章小结	(546)
余 论	(548)
参考文献	(552)
后 记	(579)

绪 论

都城是一定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集中体现。把握历史发展脉搏,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有助于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质与内涵。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素称“天下之中”的洛阳,以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突出的地理优势,既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九朝帝王首都的辉煌,也有西周、北周、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等较长时间的陪都史。公元 934 年,后唐灭亡,洛阳作为首都的历史结束了,但受政治形势、经济文化及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赵宋政权仍以洛阳为西京,作为宋帝国的陪都、别京,与东京汴梁并称“两京”。尽管以后陆续增加了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作为陪京,形成了北宋四京制度,但西京河南府以其神圣的帝都惯力影响和赵宋皇陵所在地因素,陪都地位没有改变,依然“王事浩穰,百倍他邑”^①,“百职具存……万夫之政斯在”^②。西京洛阳以其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成为宋廷的朝堂“别墅”,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陪都形式之一。

^①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 64《河南府重修使院记》,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924 页。

^② 王禹偁:《小畜集》卷 23《让西京留守第三表》,四部丛刊本,第 5 册,第 12 页。

一、选题缘起

正如诗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①所言，把洛阳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洛阳作为首都的历史已经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但对其作为陪都角色，尤其是对北宋西京陪都史的研究，还欠深入、系统、完整的梳理。所以，选择西京河南府作为研究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首先，西京河南府是北宋重要京邑大府，在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城乡面貌、兴衰变迁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反映了北宋社会发展概况。通过西京河南府这一特殊“窗口”，有助于我们认识了解北宋社会历史整体面貌，揭示西京兴衰的历史原因。其二，西京河南府作为陪都，建立了一套适应现实政治需要的政治制度和组织机构，深入了解该制度的发展演变，探析这些机构的运行机制及社会功能，必然对北宋制度史研究，尤其是对深化北宋四京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三，北宋西京河南府经济发展状况是宋代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西京河南府区域经济状况的深入探析，对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不无意义。其四，北宋西京是当时重要的文教重镇，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风俗，深入了解其概貌、内涵，也有助于充实宋代风俗史研究。其五，北宋西京是古都洛阳历史变迁中重要一环，深入了解其在北宋时期的陪都史，有助于对古都洛阳历史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有助于我国古都研究的深化。其六，北宋时期，丰富的林业自然资源、兴盛的花木园艺及旅游业无疑是西京河南府的特色经济，深入研究和

^① 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6《过故洛阳城二首》，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册，第307页。

了解其发展、衰落的经验教训,将为今天洛阳经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二、研究现状

学界对宋代陪都西京的研究起步较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始有学者涉足这一领域。随着古都研究、区域史、河洛文化研究的升温及考古工作的新进展,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逐步注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 综论性研究

吴涛是较早关注并对北宋西京洛阳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北宋洛阳城已基本恢复隋唐时期的规模,园林数量、规模虽稍逊于隋唐,但设计上有新的发展,诗画意境浓厚,为以后明清园林的发展开辟了途径。经济繁荣与作为陪都和衣冠之渊藪有极大关系。^① 周宝珠指出,北宋洛阳城虽然保持了隋唐之格局,实际上已远非昔日旧观,其园林之盛和会社组织活跃是其重要特色,是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典型消费城市。^② 程民生师则认为,北宋洛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淡化政治,走向了新的发展道路,成为历史上典型的陪都。它不仅是皇家圣地、士大夫的休闲乐园,还是人才辈出的文化宝地,洛阳文化在北宋时期进入了良性循环的最佳状态。^③ 另外,李振刚、郑贞富也指出,西京是北宋两大政治中心之一,有一套庞大的管理机构,并选能臣分司,留守府与河南府合署办公。文

① 吴涛:《北宋时期的洛阳》,《郑州大学学报》1985 年增刊第 2 期。

② 周宝珠:《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史学月刊》2001 年第 4 期。

③ 程民生:《宋代洛阳的特点与魅力》,《河南大学学报》1994 年第 5 期。

化之邦、园林与牡丹是北宋西京史的重要内容。^① 苏健则认为宋代的西京仍然规模宏大,并且是当时的学术中心。^② 日本学者木田知生则通过对比研究,论述了北宋时期洛阳与开封的关系,提出了一方面是相互补充,更多的是内在对立的观点。^③

2. 专题研究

交游唱和。洛阳是北宋重要的区域政治和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官僚文士,他们的交游活动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王水照认为,在宋仁宗天圣至景祐年间(1031~1034),以钱惟演、谢绛为首的西京留守府僚佐群体文人集团的诗文创作,对宋诗、文、词时代特点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奠基作用。这与洛阳深厚的地域文化、自然园林景观和文人交游唱和传统等文化环境息息相关。^④ 周扬波^⑤、侯小宝^⑥、马东瑶^⑦等认为,文彦博、司马光等参与的耆宿诗会活动,是对唐至宋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学术氛围,洛阳特有的地理、文化环境等有密切关系,间接对北宋诗文创作思潮、学术发展和政治风貌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光崇研究介

① 李振刚、郑贞富:《洛阳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苏健:《洛阳古都史》,博文书社1989年版。

③ [日]木田知生:《北宋时期的洛阳和士大夫》,《东洋史研究》第38卷第1号。

④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⑤ 周扬波:《洛阳耆英会与北宋中期政局》,《洛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⑥ 侯小宝:《文彦博与洛阳耆宿诗会论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⑦ 马东瑶:《司马光与熙丰时期的洛阳诗坛》,《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夏之卷。

绍了司马光与好友范镇在元丰元年同游洛阳山水的情况。^① 马来西亚学者陈湘琳指出,洛阳之于欧阳修不仅是一个实存的空间,而且是一个记忆的场景,对洛阳盛游的追思成为其诗文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② 黎小瑶认为,以钱惟演、谢绛为首的西京僚佐群体,充满青春活力,个性突出,富于创新精神,对欧阳修的成长具有很大的作用。^③ 此外,张英俊阐述了西京士大夫的旅游活动。^④

园林花木。北宋洛阳园林之盛甲天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丰。法国学者乔治·梅泰里以一个外国人的独特视角,探析了古都洛阳的园林建设,认为当时园林不仅为当时居民带来了舒适和快乐,是中国城市文化的精华,而且对后世许多城市建设有很大的影响。^⑤ 谢翠维认为,洛阳园林在中国园林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借景、题名、重水的运用是其重要特点。^⑥ 汪菊渊指出,以人与自然处在亲切娱悦的关系之中为意境,以山水为主题是北宋山水园林的一个典型特点。^⑦ 李浩认为,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较之其他有关文献,保留了较多的文字资料,内容丰富,是研究唐宋

① 陈光崇:《司马光与〈游洛录〉》,《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② [马来西亚]陈湘琳:《记忆的场景:洛阳在欧阳修文学中的象征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③ 黎小瑶:《欧阳修成长于钱惟演手下的思考》,《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④ 张英俊:《北宋西京地区景观资源旅游活动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⑤ [法]乔治·梅泰里:《洛阳园林:城市文化的精华》,《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⑥ 谢翠维:《北宋洛阳的园林》,《周末文汇学术导刊》2006年第1期。

⑦ 汪菊渊:《中国山水园的历史发展》,《园林历史与园林艺术》1985年第3期。

园林史的重要文献。^① 汤忠皓指出,洛阳在隋唐五代时期已有栽培牡丹的基础,北宋时洛阳培植的牡丹已为全国之冠,这与北宋时较为科学的栽培技术有很大关系。^② 冯秋季、管成学《论宋代园艺古籍》一文,介绍了有关记述洛阳花木的《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等宋代园艺书籍,认为宋代园艺技术较前代有较大提高。^③

遗迹遗存。注重对当时的建筑、名人遗迹、墓葬考证及发掘也是宋代洛阳研究的极为重要的方面。其主要论点有:

城阙建筑等方面。杨焕新认为,宋代官城中轴线上殿宇的位置与隋唐时期的各殿旧址已不尽相同,宫城正门与正殿间的距离拉长;狭窄深邃的长廊设计,烘托出正殿的宏伟壮观与威严,显示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对后代的都城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④ 萧默考证指出,五凤楼之名早在盛唐开元时就已出现,五代及北宋沿用此名。宋代的五凤楼确呈“五凤翊翼”^⑤,建筑技艺高超,名声很大。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人民路北宋砖瓦窑址》一文指出,北宋砖瓦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洛阳城的建造、修缮历史及建筑材料的来源提供了新资料。^⑥

名人遗迹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邵雍。赵振华、商春芳研究认为,北宋邵雍迁居洛阳后,定居洛河南岸天津桥畔的安乐窝,但由于改朝换代、洛河水患等原因,其遗迹从邵雍生前的宅居到现

① 李浩:《〈洛阳名园记〉与唐宋园史研究》,《理论月刊》2007年第3期。

② 汤忠皓:《牡丹花考》,《中国园林》1989年第2期。

③ 冯秋季、管成学:《论宋代园艺古籍》,《文物》2007年第4期。

④ 杨焕新:《略论北宋西京洛阳宫的几座殿址》,《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⑤ 萧默:《五凤楼名实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

⑥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人民路北宋砖瓦窑址》,《文物》2007年第4期。